

“冰桶挑战”猝不及防火起来,一开始让人摸不着头脑,了解了才知道,它与渐冻人有关,是一种关爱患有肌萎缩症病人的慈善行动。这让我不由得想到了一件往事,主角正是一位“渐冻人”。

那是七年前,我准备学车,正好妻子同事的先生是驾校的教练,我就拜他为师。妻子告诉我,师傅的儿子患有肌萎缩症,到各大医院看了个遍,都说这病很难治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相互的熟悉,师傅有时也会说到家里的事情,他那患有肌萎缩症的儿子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。

还在儿子四五岁时,师傅上楼后,儿子却在楼底下叫喊着不肯爬楼梯。刚开始还以为儿子怕累偷懒,硬着心叫他自己上楼,最后,儿子双手扶着楼梯,拖着

天目山麓下,天目河静静地流过临安於潜镇鹤村。如果不是抗日烽火中诞生了名闻遐迩的《民族日报》,它可能永远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浙西小山村。8月8日,我们老战友一行顶着烈日,来到鹤村“民族日报社纪念馆”,缅怀为抗日救国立下传奇功勋的新闻老前辈。

纪念馆由报社旧址清代祠堂扩建而成,黑瓦白墙,庄严肃穆。兼职讲解员尉爱英从家中赶来,为我们打开大门。跨进院子,映入眼帘的是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薛驹题字的“民族日报社革命先烈纪念馆”高高耸立,三面黑瓦盖顶的白墙上详细镌刻着12烈士的照片和生平。

我们默默地跟着小尉进了祠堂。厅堂两边分别摆放着一台印刷报纸的手摇四开机,两台印刷图书和资料的圆盘机;玻璃展柜内陈列了锈迹斑斑的照明汽油灯、手摇电话机和无线电发报键;70多年前出版的《民族日报》字迹模糊,纸质泛黄,但孙中山题墨集字的“民族日报”报头依然清晰可见;张爱萍题匾下面,有周恩来赠送的一面锦旗和《民族日报》社长王闻识的半身塑像;祠堂天井里置有与真人一般高的青铜雕塑,三位年轻报人正在热烈地讨论着版面的内容……一切的一切,把我们带入了那战火纷飞

的年代。新闻先辈们抗日救国难的悲壮故事,让我们一次次感动。

就是这样一家报纸,经费由国民党政府拨款,但社长、总编、副总编、部主任却由中共地下党员来任职。一个以树干为柱,树皮为瓦,以泥涂壁,糊纸成窗的报社办公环境,从社长、记者、编辑到勤杂工,每人每月二十五元,薪俸一律平等,却以笔为刀枪,办报道“纸弹”,办出了与《新华日报》、《救亡日报》齐名的《民族日报》。历史资料告诉我们,来自天南海北的热血青年,齐聚天目山办报,与狼共舞,披坚执锐,喊出了呼唤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最强音。不幸的是,报社30名地下党员中19名被捕,12名被日寇和国民党汉奸枪杀或活埋,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那是多么悲壮惨烈的一幕,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:王闻识、贺干秋、吴树人、沈逸民、缪进文、沈光明、沈述儒、杜继奎、屠桂林、华鹤年和赵振玉。

这里,不仅走出了张爱萍将军、国家计委原副主任骆耕漠、解放日报原总编辑王维、版画泰斗杨可扬等一批著名军事将领、经济学家和新闻名人;叶挺、郭沫若、冯雪峰等也在这里留下了脚印。

《民族日报》虽然只是一份“村办”报纸,却在敌伪封锁、物资匮乏、白色恐怖的烽火岁月里,努力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,发行量一度超过一万份,被周恩来称赞为天目山下摧垮不倒的抗日旗帜。这张国民党浙西行署机关报,两次被国民党投降势力改组,8次迁徙社址,只存在了短短的6年10个月,但它在

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。让我们穿越历史的尘埃,向新闻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!

袁先寿
气得说不出话
(二字射击术语)
昨日谜面:不甘心
(字一)
谜底:韭(注:甘心为“一”)

只是期望我能想办法帮他们圆一下儿子报名的梦想。那天,我专门去了一趟师傅家,第一次看到了他儿子:高高瘦瘦的个,很有礼貌,只是不走路还好,一迈腿那艰难状,真替他捏把汗,好想上前扶一把。我答应帮这个忙。

报名那天上午,师傅打手机给我,说名没报上。我赶忙联系负责人。负责人说,的确还没同工作人员说过,是想让他先试着看能不能报上名。我急了,老兄啊,瞧他那模样,不说,哪能报上名啊?说心里话,师傅他们虽然只是希望能报上名就行,我却是当真的,觉得图书管理员不是搞交际攻关,他儿子有真才实学,能胜任的。很快,手机响了,传来师傅喜悦的声音——名报上了!又紧跟着说了

一句,他儿子很开心。名报上了,接下去该是笔试、面试了,我一天天期待着。有一天,师傅突然打来电话,带着歉意说,他儿子可能不能去应聘了,这两天感冒了,反正名也报成功了,他的心愿也算达到了。感冒了就不去应聘了?说得轻巧随意。为这事,我三番五次专门找人打电话,说不去就不去了?我按捺不住,向师傅发了一通火。

谁知,两个多月后的一天,妻子一下班就告诉我,师傅的儿子去世了。我一下愣住了。原来,那次他感冒住院,出院不久呼吸就衰竭了,因为心脏肌肉萎缩,停止了跳动。刹那间,我对自己当时的发火和责问,感到了深深的内疚。

“冰桶挑战”越来越火,然而,人们真正关注的应该是渐冻人本身,以及从渐冻人身上学到点什么。其实许多渐冻人躯体虽羸弱,内心却很强大。



洋泾浜原是上海黄浦江的一条支流,位于今延安东路外滩一带,清末民初从宁波到上海的移民大都在此租船摆渡为生,由于当时各国来上海的商人很多,这些宁波人便尝试着用宁波方言注音来学习英语会话。虽然这些被人笑称为“洋泾浜英语”不讲究语法,但在当年上海民间的中外人际交流中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。

洋泾浜英语 剪影 李建国

维修班老顾

余建民

天,的事,尽量当天了,免得业主不方便。」「

篇幅所限,关于老顾的事,应该打住了。但我还想再唠叨两句:如今不少小区物业与业主的纠纷较多,且大多数纠纷缘于物业的服务质量,而维修工作不到位,往往占了纠纷的大头。本人居住的小区,业主与物业的关系还是和谐的,物业费的主动缴费率也很高,这其中,老顾和他的维修班精良的服务功不可没。我不禁想,如果上海乃至全国大多数小区的物业维修都能有像老顾那样尽责、热心、技高的维修工,社会将多

和谐啊。

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错别字多多。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《卫子夫》,第一集亮点是卫子夫写的六个小篆“苦饥寒,逐金丸”,语出《西京杂记》,在剧中指老百姓饥寒交迫,当官的还把金子做的弹丸丢在地上,以看平民争抢取乐(意谓为官不正,贪腐无耻)。六字中的饥(飢)却错成了“饑”(图一)。

饥是简字,回归繁体(传统正体字)后有两个,飢与饑,分别用在“饥饿”和“饥荒”两种不同场合,苦饥寒,自然讲挨饿受冻,当用“飢”,小篆作(图二)。

现就“飢、饑”作梳理发微(便于区别,以下两字用繁体)。

两字均为食部。食,甲文作(图三),完整的一款青铜器状形。“食”间两小点是指器皿黍稷等颗粒的溢出,不过,相关字典的定义是“象征香气”,这里很容易勘误,气是朝上的,而此是两点向下的。另外,多数学者认为食字上面三角形是倒着的口,表示张口吃食之义。“三角形”正确的解读系食器之盖子,理由是若为倒口,没必要

变成如此标准的三角形,正写的口,有平、尖与圆多式收底,而食之“倒口”全部以尖角呈现,有违口形不合法度。然,飲之口则为倒口,甲文大都是平顶,有的口前还伸出舌头(图四)。殊途同归,小篆后的食部,构形已无二致。

一个因为装着满满食物,已盖不严实的盛器,自然给人足食的直观感觉。部首是食的字,都与食物有关。食物是吃的,食作动词吃是引申义。回到前述,把食的后义“吃”套到食的构形作“倒口”谈,属于颠倒时空,倒过来臆想的“说文解字”,是不严谨不科学的,也是文字研究的低级错误。

飢,食与几成飢。《说文》:“飢,饿也,从食,几声。”其实“几”表声亦表形。

几,家具,如拉宽压扁的篆字“几”的造型,是矮矮的长方桌子,类似现在沙发前的茶几。宋聂崇义《三礼图集注》对标准的“几”有这样的界定:“几长五尺,

傍晚到的江南小城慈溪。没顾不上细细打量它一眼,夜幕就降临了。夜色中的城市,总有一些神秘与失真,流光溢彩的灯火,是它美丽光鲜的晚妆。翌晨,透过宾馆高处的大玻璃窗,往外眺望,只见高耸的新楼和低矮的老屋参差错落,如涌动的海浪,跌宕起伏,在温暖的晨晖中气象万千,大气磅礴。

下榻的宾馆,是所在区域鹤立鸡群的建筑,正处于新旧建筑群落的汇合处,给人一飞冲天又留恋故土的感觉。独自出了宾馆,不假思索地往旧城区踱去。常年生活在水泥森林中,对高楼大厦的感觉早已钝化,而在留存于城市版图上的旧城区里,往往能找到似曾相识、记忆久远的家园景象。

较之现代建筑,老房子要简陋、寒酸得多,但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过往的记忆,老屋旧巷浸透着人们亲切的怀旧感情。多年前在澳门采风时,曾与诗人赵春华兄,兴致勃勃地一头钻进那些狭窄逼仄的老街,信马由缰地溜达,竟然忘记了组织者约定的用餐时间和地点,走累了,像离家不归的顽童,坐在街旁的石阶上看风景。那些住宅密集,烟火万家的小街,让我想起上海的老弄堂。那次活动,我们交的“作业”都是写老街的。

脚下这条江南小城的老街,确切地说,并不很老,没有古意盎然的飞檐翘角,不见朱颜斑驳的雕栏画栋,尽是一些水泥糊墙灰黑瓦片的平房和小楼。比起画家笔下那些粉墙黛瓦,东倒西歪,只能入画不能入住的水乡老屋,它们也要显得年轻些。但比起周边新崛起的高新建筑,则显得灰头土脸,写满了岁月的沧桑。天色还早,老街尚未从睡梦中完全苏醒,有些店铺尚未开门营业,行人三三两两,但从满眼紧挨的店铺,五花八门的店招,不难想见这条街曾经的繁华。我的眼前,浮现了“市列玃珠,户盈罗绮”的昔日景象。

这幻影,渐渐地又与记忆深处的另一条街叠印在了一起。

那是上海闵行的老街,从沪闵路起头,由西往东,通向黑压压大片老房子的深处,并不断地分叉向四处延伸。我念小学中学时,家住新建一号路旁的新村里,却喜欢到老街来玩耍。老街西端比较宽敞的一段,有卖菜的自由市场、水果摊、小吃摊、杂货摊、花鸟金鱼摊、剃头担子、民间杂货,还有西洋镜爆米花烟火炮仗狗皮膏药……市声喧嚣,热闹非凡。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,三十多年后重返这里,想把记忆中的老街再徜徉一遍。然而,呈现眼前的尽是新开发的楼宇,那些令人梦牵魂绕的弹路路、石板路街道,已永远消失了。心中若有所失。听说,当初为了拆与不拆,政府对老房子的居住安全、保留价值等各个方面,做了反复细致的调研与考量。在城区的版图上,老街终被新式住宅区所取代,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,但其中也包含着人们的不舍与无奈。

脚下这条慈溪的老街,会不会像很多旧屋陈巷那样,被从城镇的版图上抹去呢?我无从回答,心里却揣着一种希冀:它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,不管拆与不拆,都不至于因为短视、匆忙而留下永远的遗憾。又觉着,这世界忌单一,城镇的形态应当丰富。譬如这座小城,由于它旧区改造没搞一刀切,因而给人的印象是最美最真实的。如果被高楼大厦全覆盖了,那也许就不是它了。

左顾右盼,走走停停。用手机镜头摄下了一些画面,发微信与朋友分享,即刻收到一条回复的调侃:又找到梦中家园啦,今天大概看不出这条小街了吧?那些白里说,有啥奇怪的,那些白相画笔颜料的、摆弄照相机的、摇头晃脑抒发思古之幽情的,不是都有这喜旧厌新的毛病么?

从幾的字都与关注细微有关。常用的“机(機)”,机不可失,机会、机遇都是稍纵即逝的。

食与幾成饑。我宽泛地识定字义:已到秋收时节,但辛劳一年的农人无奈地看到田里禾稼(食)枯萎,馒头干瘪,稀稀拉拉(幾)的景况,这是个五谷不熟,颗粒无收的饑荒之年,个中滋味可想而知。

《尔雅·释天》:“谷不熟为饑,蔬不熟为飢,果不熟为荒。”成书于战国末年的《尔雅》,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,在这里点清了古汉语表示无收成的饑、饑、荒三字,分别对应谷物、蔬菜、瓜果。明冯梦龙《东周列国志》有:“敝邑连岁饑饉,百姓流离。”此处,饑饉乃广义饑荒的书面用法。

飢与饑,人之飢与地之饑,本身易混淆,被二合一简化成“饥”后,如无文字学常识,就不能正确辨别别繁错误,加上电视剧中又以小篆字体出示,似乎更具“难度”,权藉拙专栏予以厘清。

图一 饑(小篆) 图二 飢(小篆) 图三 食(甲文) 图四 飲(甲文)